

目 录

現代修正主义者重蹈社会民主党背叛的复轍	(4)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什么?	(5)
現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場上	(11)
現代修正主义者在走向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完全融合	(16)
是工人的政党, 还是“工人階級的资产階級政党”?	(17)
取消共产党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目标	(21)
堵塞修正主义者进行背叛活动的道路, 保卫各国共产党	(31)

每天都有新的事实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尼·赫鲁晓夫集团及其追随者——彻底叛变并且已经蜕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敌人，成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解放运动的敌人，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敌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一切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建立了“神圣同盟”。他们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各国兄弟党和共产党人，指向各国人民反帝、解放和革命运动。他们关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忠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一切言词，都是彻头彻尾为了骗人的虚张声势。

在实现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方针的道路上，他们需要同盟军，而最门当户对的同盟军，就不可能不是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因此，尼·赫鲁晓夫及其集团通过政变和阴谋手段，借口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欺骗了这些人，陷害了那些人，终于使修正主义分子在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窃据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恢复了铁托叛徒集团的名誉，并且完全同这个集团一鼻孔出气。这样，就形成了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这是第一步。

与此同时，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一直在拼命寻找其他的同盟军。这种同盟军是什么货色呢？当然，不可能是别的，他们看中了他们的叛徒“兄弟”——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头子。因为修正主义和

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两种表现。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而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

这就是使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起来的共同思想基础，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创造着使他們不仅在意識形态上和政治上，而且还在組織上融合起来的前提。因此，修正主义者日益明显地要使他們所領導的共产党墮落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要使这些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完全融合，这是再也自然不过和合乎邏輯的了。

現代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方針及其整个背叛路綫的根源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加以強調的这一方針，在苏共的新綱領中得到确认。尼·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談到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这一方針时說：“这不是暫时的策略口号，这是由工人阶级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方針。”赫魯曉夫还說，“如果有人談到非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必須強調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①

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开始执行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方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給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呼吁团结。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許多社会民主党領導人和各社会民主党的整批代表团訪問了苏联，同尼·赫魯曉夫集团举行了会晤和会談。

^① 尼·赫魯曉夫答澳大利亞《先驅報》主編約翰·华特斯問，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同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活动，特别在最近一个时期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如比利时社会党总书记保·亨·斯巴克、现任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去年访问莫斯科并且同尼·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证明了这一点。居伊·摩勒在莫斯科接见外国记者谈到这些会谈时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讨论了很多问题，涉及永久性的理论和学说问题以及说明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居伊·摩勒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接见《团结报》记者时说：“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特别是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会谈，在好多问题上肯定使我们感到满意。”

另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也在“指挥棒”的迫使下，走上了同当前的社会民主党融合的道路。他们的种种活动、文章、声明，赫鲁晓夫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的文字，发表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团结报》上的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全国组织会议的文件，以及即将在五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等，都揭示了这一点。

“不论在什么基础之上”和“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同社会民主党团结、融合的思想，明目张胆地贯穿在修正主义者所作的上述一切努力和各项文件之中，凡是足以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阻碍这种联合的事情，一概避免，尽管修正主义者使用一些词藻来掩盖这种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而作的努力，是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铁托一九六二年八月七日接见德鲁·皮尔逊时所明确提出的“世界一体化”巨大战略计划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次接见是人所共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修正主义者大肆利用一些骗人的口号。他们企图为自己以“和

平共处和拯救世界免于热核毁灭战争”的名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接近和联合，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铁托集团接近和联合，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同罗马教皇接近和联合，以“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名义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进行辩解。

现代修正主义者重蹈 社会民主党背叛的复辙

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为他们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辩解，借口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特别是近来，表现出“积极的倾向”；这些党表示拥护和平、和平共处、裁军；它们积极地改变了自己对苏联的立场，表示赞成同共产党人接近，对工人阶级的要求表现出有些乐于响应，表示赞成维护和增强民主体制，宣告它们赞成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自己急于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接近辩解，企图制造一种幻想，仿佛不是修正主义者的火车向着社会民主党的车站奔驰，而是社会民主党的车站向修正主义的火车迎來。

这不是修正主义者的新颖策略。正是尼·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追随者为自己同铁托集团接近和完全联合辩解时，说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改正了许多错误，并且已经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同样，为了替自己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和解与接近的险恶方针辩解，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散播幻想，硬说帝国主义头子已经变得“明智”、“现实”、“和平”、“合理”了，等等。但是，种种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它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社会民主党的当前头目更不用说了。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头目在观点和立场上有某些改变的话，那么可以看

出的唯一的改变，就是越来越明显地向右轉的傾向。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什么？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是叛徒的第二国际的直接繼續。它在意識形态上、組織上和策略上继承了第二国际各政党的全部遺產。社会民主党人背棄他們认为已經过时和不合时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說，否定階級斗争而代之以階級調和与和解的“理論”，否定革命而代之以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放棄革命道路而代之以“和平”、“民主”和議會道路，否定粉碎資產階級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同意把資本主义国家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徑，否定无产階級专政而代之以“純粹的和一般的民主”，背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以至于完全滑到民族沙文主义和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公开联合的立場上去，从而开始了他們的叛变。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斥責老社会民主党的叛变时曾經写道：“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張社会革命的政党变为主張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为头头是道的‘新’論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辯护。他否认有可能用科学地論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貧困、日益无产階級化以及資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实；他宣布說‘最終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則上的对立；他否认階級斗争的理論，认为这个理論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①

社会民主党走上这条道路后，已經变成資本主义制度的忠实辯护士，变成資產階級的走狗，变成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內部最重

^①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19頁。

要的思想 and 政治支柱。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本国的工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扼杀他们的革命和解放运动。列宁指出，“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①

但是，当前的社会民主党同第二国际时期比较，在背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它目前的特点是日益明显地向右转的倾向。

从一九五五年起，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奥地利、瑞士、荷兰、卢森堡、西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已修改了它们的纲领，或者着手制订新的纲领和采取新的立场。这些新纲领和新立场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旧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的随意结合，彻底背弃社会主义的一切原则和一切理想，公然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和疯狂反共。

如果说老的改良主义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建立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那么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公开摒弃这一目标。他们宣称，他们要争取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而这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因为它是对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并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某种改良来代替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丝毫不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好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甚至删掉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呢？

按照社会党国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著名宣言（一九五一年），那些新纲领不是引导工人阶级去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单单反对“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把一部分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经济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03页。

生活的干預，实行某些資產階級的民主改革，這就是我們在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和新宣言上看到的、据說是证明在某些資本主义国家已經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的事实。同时，他們否认在社会主义各国所进行的改造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他們也就是公开或者間接地重新拾起了关于“人民資本主义”、“受控制的”、“有組織的”、“民主的”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时髦理論。

社会民主党这样背离社会主义原則和为資本主义辯护，不止一次地受到資產階級反动报纸的喝采。《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驅报》在一篇题为《馬克思主义的葬礼》的社論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有历史意义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后八十四年，在巴特格德斯堡代表大会上棄絕了馬克思主义的意識形态，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的真正的意义上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了。它使自己同經濟生活中只要有可能就处处發揮私人的自由主动性的原則調和起来了。”

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綱領中，关于階級矛盾、对抗和斗争的思想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界綫被抹煞了。他們不要階級斗争，主張“一般”人的“責任感”。例如他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上就載明：“工业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只有在尽可能多的成員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觉悟、表示願意分担責任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主張所有的‘人’团結与和睦，主張实现‘超階級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既然毫不触动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既然它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資本主义，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了。照他們的說法，只要限制托辣斯的权力，在資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帮助下，通过“自发的經濟演变”，“民主社会主义”就会实现。尽管如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民主党还是有必要取得政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竞选取得资产阶级议会的多数。社会党国际的头目之一勃隆塔尔赞美社会党国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宣言说：这项宣言“结束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排除了以革命的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抛弃了对任何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奉”。

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断绝了一切联系。奥地利社会党的纲领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并不要求思想严格一致的国际运动。作为社会主义者，无论其信念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社会分析的结果，或者来自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原则，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奥伦豪尔在这个党的巴特格德斯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要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纲领成为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纲领的内容，这个要求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不可想像的”。他还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语言来讲话，人们就不能理解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老观念是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的。”

现代社会民主党不仅早已滑到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去和维护唯心主义，而且向唯心主义寻求支持，甚至同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宗教合而为一。因此，比如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就写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和教义，社会主义和宗教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奥地利社会党新纲领的制订者本·考茨基在一九五八年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打算制订一项能够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信教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的纲领。”要使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使宗教的唯心观念和科学的唯物观念调和的类似企图，也表现在摩勒同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谈话中，这家报纸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这篇谈话。

現代社会民主党的意識形态的概貌就是这样。应当強調指出，他們的綱領一向总是比实际行动要左一些的。如果說右翼社会党人为了欺騙工人在口头上还竭力冒充社会主义者，那末在实际行动上，他們已变成資本主义制度的忠实辯護士。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不論是在野，不論是在领导資產階級政府，还是参加資產階級政府，总是以他們的观点和实际行动来帮助維護和巩固資產階級政权的。現代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假装社会主义的騙人伎倆都已經被实际經驗暴露无遺。社会党人曾經不只一次地领导过資產階級政府，例如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就是今天，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中，他們也还在领导着政府或者参加这些政府。他們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做了些什么呢？布魯姆曾經告誡說，执政的社会党人应当是“資本主义社会的忠誠领导人”，他們除了奉行布魯姆的这个告誡之外，什么也沒有做。

我們来扼要地談談法国社会党及其領袖居伊·摩勒的活动。摩勒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法国政府，甚至还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首腦，修正主义者目前把他說成是个左派人物，同他举行亲切的会談。法国社会党在领导政府的时候曾經迫害罢工工人，曾經鼓励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曾經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实行警察鎮压行动，曾經扩大和加剧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战争，曾經批准北大西洋公約和贊成重新武装西德。居伊·摩勒政府簽訂了关于“共同市場”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协定，他是对埃及的武装侵略的組織者之一。居伊·摩勒的叛卖为在法国建立个人专权等等鋪平了道路。甚至工党的《論壇》周刊一九五七年年初在談到摩勒政府的活动时也这样說：“有摩勒这么一个人，对法国和对社会主义來說都是耻辱。”

現代社会民主党的叛徒真面目就是这样。很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強調社会民主党在扼杀劳动人民革命运动和保卫資本主义制度

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此表示赞赏，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举例说，芬兰资产阶级银行经理莱尼拉曾经说：“在争取产业工人的灵魂的斗争中，唯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充当反共生力军。如果社会民主党打了败仗，这很可能是芬兰民主的末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保守派，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战斗的、坚决维护北欧民主的社会民主党。”同样，英国资产阶级报纸《金融时报》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写道：“实业家并不害怕工党，他们之中甚至有些人认为，同保守党相比，工党政府可能开辟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策划阴谋的场所，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明白，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揭露和挫败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斗争，就不可能使斗争取得胜利。弗·伊·列宁写道：“‘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派别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① 作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约·维·斯大林强调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说得非常对：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他们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②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11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 211—212 页。

同样，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强调指出，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公开转向帝国主义立场，维护资本主义体系，分裂工人阶级”，并且强调指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要求共产党人继续进行斗争来揭露他们。

然而，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同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同莫斯科声明的忠告完全背道而驰。他们走上同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联合和融合的道路，这决不是偶然的。现代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在沿着同一个方向、朝着反革命的共同目标走下去。

现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

正如过去老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变工人阶级，叛变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一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叛变了这些理想，走上了他们的前辈——也是他们的精神上的鼓舞者——的老路。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变了，恰恰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的立场上去了。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声称：“人们不能用老观念解决当前的问题。”修正主义者步他们的后尘，在为反对“教条主义”和争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假面具下面，在新条件和新现象上进行投机，说什么现在必须批判地考察许多事物；三十年前是真实的事情，现在不再是真实的了；原子武器和热核战争的危险使我们必须修正对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论点的人是不考虑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巨大变化的教条主义者；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来分析和解释当前历史进程的人是犯了引经据典狂，等

等。因此，在修正主义者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了，不再符合新的条件，必須用新的思想和結論来“丰富”它。像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一样，修正主义者也閹割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精神，企图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用来反对資產階級的武器变成資產階級反对工人階級的武器。

“不是进行階級斗争，而是所有那些对社会具有責任感的人的团结和协调一致”，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所說的現代社会的原动力。而修正主义者則把階級斗争一笔勾銷，他們以在世界上“維護和平”的名义，用階級調和的思想代替階級斗争，他們以“在面对热核战争的危險的情况下拯救世界”的名义放棄这种斗争，他們把“和平共处”說成是解决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一切重大問題的唯一手段，来代替階級斗争。“用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謀求和平，同所有的人讲和平，和平凌駕于一切之上”，“对同类的基督之爱”，“超階級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随处宣傳的思想。現在，修正主义者本着这种思想同階級敌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他們的代理人和僕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和铁托集团——勾結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他們却同凡是忠实于工人階級利益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識形态的共产党和一切革命的共产党人瘋狂地作对。

社会民主党早就放棄了革命，而且他們声称，人們可以在資產階級政权、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的範圍内通过改良达到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步他們的后尘，也放棄了革命的道路，他們說：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向日益广泛的民主的道路，是尊重和执行資產階級宪法的道路，是“結構改革”的道路。同社会民主党一样，修正主义者也把爭取民主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談，他們把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于爭取民主的斗争。他們只表示贊

成“和平的”和“議会的”道路。他們把这說成是世界的战略原則性，而且他們全力以赴爭取选票以便在資產階級議會中获得多数議席。

社会民主党把資產階級国家看作是超階級的国家，认为它体现和保卫总的社会利益，他們反对打碎資產階級国家的旧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他們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民主的否定，是极权主义的政权，等等。修正主义者則傳播資本主义国家能改变自己的階級性质、能变成一个不仅表达資產階級利益而且也表达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利益的国家这种幻想。他們說：列宁关于必須粉碎資產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應該修改，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时的思想，或者归根到底只适合落后国家，說它不仅可以有各种形式，而且还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像社会民主党一样，修正主义者也詆毀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統治的整个时期說成是一个恐怖的和专横行事的时期，說成是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时期，等等。

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現代修正主义者追随那些变节的社会民主党头目，实际上他們已經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勾結在一起。为了同帝国主义接近，为了實現苏美合作——这是尼·赫魯曉夫及其集团的梦想和最高理想，修正主义者甚至不惜出卖苏联人民真正的朋友和盟友，出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卖工人階級以及受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剝削的各国人民和民族。以尼·赫魯曉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他們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采取冒險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立場，向社会主义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它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主权而向美帝国主义屈服；他們联合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铁托集团和維尼澤洛斯反对阿尔巴

尼亚人民共和国；他們还簽訂了臭名远揚的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这一条約是对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和平的利益的大叛卖，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还有其他很多事实，不胜枚举。

現代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意識形态和实际活动都是彻头彻尾反共的，它們誹謗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分裂工人运动，用改头換面的資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来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千方百計地竭力在資本主义制度統治的地方保持这种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已被推翻的地方加以恢复。現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和反共的活动。尼·赫魯曉夫集团及其修正主义門徒已經分裂了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們正沿着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成为“明智的資產階級共和国”、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蜕化成为社会革命党、“社会改良党”的道路大踏步走下去。尼·赫魯曉夫及其集团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无产階級的階級性，他們正在苏联取消无产階級专政和共产党，其借口是苏联已經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經变成“全民的党”。修正主义者一直在进行改組，按照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样子来改变經濟領導的形式，踐踏了关于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和領導的馬克思主义原則。他們否定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經驗，而号召学习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經驗。正如尼·赫魯曉夫本人最近所做的那樣，这些修正主义者主張在各方面同資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甚至伸手向帝国主义者要援助、貸款、投資“来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幌子下，他們清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干部，并且为那些已死和沒有死的社会主义的叛徒和敌人恢复了名譽。他們以“思想自由”和抽象的、超階級的“人道主义”为名，为資產階級意識形态向社会主义国家长驅直入敞开了大門，为外国的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傾向和表現

向艺术、文学领域和整个国家生活泛滥敞开了大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越来越接近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头目所宣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因此，种种情况都清楚地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走上了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的道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此很欣赏，他们公开对尼·赫鲁晓夫集团及其同伙的背叛方针表示赞许、高兴和寄以希望。下面是他们说的一些话：

斯巴克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讲话时说：“赫鲁晓夫努力在试行和平共处，西方不能给这种尝试增加困难。给他泼冷水将是不可原谅的极大的错误。到那个时候，将不是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人之间、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之间、意识形态和种族之间划分界线了。我们在目击着这样两种人之间的一场战斗：一种人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是不近人情的教条主义者；另一种人是对进步有信心而且始终抱着希望的。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

英国工党领袖威尔逊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谈话时强调他自己是斯大林逝世后去到俄国的第一个西方政界人士，在从俄国回国之后，他曾向当时任首相的温·丘吉尔报告说：“苏联政策在发生大变化”，“这对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有眼光的预见而吹嘘，因为这在目前成了事实。

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的社长热腊尔·雅盖同社会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他在动身之前说：“我们很久以来就放弃了同苏联的争论，我们断定那个国家正处在演变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民主和民主保障问题，单一党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党的作用问题，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和结构等等问题。苏共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上所采取的立场

正面地說明了这个党对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的态度。”

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在同尼·赫魯曉夫会談后回到巴黎时說：他确信“苏联正在发生着积极的演变”，用他的話來說，这种演变可以归結为这样一些問題：“承认建設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結束无产階級专政”，“內部演变”等等。居伊·摩勒在对《团结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談話中又說：“我确信共产主义世界走上了改变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头目的这些言論是同帝国主义的头領和他們的代言人說的話很合拍的，后者也支持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方針，认为赫魯曉夫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說“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魯曉夫的举止像个美国政治家”，宣称（美国）国务院官方人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应当为赫魯曉夫的任务提供方便”，如此等等。

現代修正主義者在走向 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完全融合

現代修正主義者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滑到社会民主党意識形态立場上去，这是修正主義者同社会民主党完全融合的基础。以尼·赫魯曉夫集团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奉行这一方針，并且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这样做，他們竭力要使各个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式的改良主义政党，加强資產階級意識形态和改良主义的幻想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削弱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的战斗的革命精神，使工人階級离开反对进行压迫和剝削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正确道路。

当然，修正主義者照例是不公开宣布自己的敌对图謀的，他們

每采取一个危害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步骤，总要搬出一些骗人的口号，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装模作样。他们竭力寻找借口来为自己同社会民主党融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辩解，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也是工人的政党，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绝对必须恢复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我们来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

是工人的政党，还是 “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

社会民主党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吗？

我们判断一个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凭这个党给自己取的名称。希特勒的党也自称是“国家社会”党。对此，唯一正确的准绳是：这个党是不是保卫和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是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看看这一个或那一个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全部实际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列宁教导我们说：“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从阶级的角度这个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来看问题，那末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社会民主党显然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在上面已经用许多事实证明，就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及其全部活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的，当前的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别动队”，“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名副其实的阴谋机构”。

从他们的社会成份来看，社会民主党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发生。在他们当中，工人的数目越来越

^①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 33 页。

少了，而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貴族却在增加。現代改良主義者自己也提出了使社會民主黨“非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好多社會民主黨在自己的新綱領中已經表現出這一點。例如，瑞士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上就這樣說：“當初，社會主義曾經只是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工人階級的事業……現在，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全人類的事業。它同每一個對社會福利有責任感的人有關。”

這是在基層，在社會民主黨的群眾方面的情況。而在領導幹部方面，越是社會民主黨的上層，工人就越少。事實上，社會民主黨的头目已經變成了道地的資本家；其中許多人參加了大銀行董事會，擁有大批的股票，每年的收入數以百萬計。根據近幾年的材料，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四百一十個高級幹部在西德的銀行和大公司擔任九百二十九個薪俸非常優厚的職位，有六十二個社會民主黨的要人是麥尼斯曼、克勒克內、克虜伯、弗利克等等財團的董事。西方的其他社會民主黨，如在法國、英國、比利時、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情況也是這樣。

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就是這麼一回事！成了工人階級的彻头彻尾的叛徒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只要他們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活動計劃有这样的需要，他們就不僅給他們自己和給社會民主黨挂上，而且還給資產階級的一個保守政黨挂上“工人政黨”的招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顯而易見，現代修正主義者關於什麼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階級政黨的論據完全是捏造。從這裡就可以得出結論：他們所謂“必須形成工人階級的團結一致”的口號是騙人的口號，是為同“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聯合進行辯解的借口。

工人運動幾乎在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分裂的。但是這種分裂應當歸咎於誰呢？是誰妨礙着工人運動的一致行動

呢？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明，在本国和在国际范围内制造和保持分裂的是“統治階級、社会民主党右翼領袖和工会的反动領袖”。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实现工人运动的行动一致，估計到：

甲、只有同分裂主义者进行斗争，行动一致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分裂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叛徒头目进行原則性的、坚持不渝的无情斗争；

乙、必須集中一切力量在基层同社会党的工人群众实现工人的行动一致，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工人階級团结一致的口号可以而且必須是：依靠基层，同左派结成联盟，同搞分裂的右翼叛徒头目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揭露和孤立他們；

丙、在争取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必須认清这不是两个工人階級政党之间的合作，而应当看作是无产階級政党同非无产階級的政党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合作。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必須时刻記住和严格遵照列宁不只一次地強調說明的指示办事，这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政党就这些或那些問題，为了达到这些或那些目标而和其他的运动结成联盟和达成協議时，必須在任何时刻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并且在意識形态和政治上同其他各階級和政党严格划清界綫，以便永远不忘記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和为实现自己的最后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一旦背离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其結果就必然是使工人階級离开革命的道路，而使之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工人运动統一問題的立場。

但是对这个問題，現代修正主义者是采取什么态度呢？他們不但放棄同工人运动的分裂分子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进行斗

爭，而且宣稱要不惜任何“代價”同這些分裂分子和叛徒統一起來。修正主義者甚至还攻击那些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进行斗争和揭露其叛卖行径的人，說进行这种斗争是采取“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說这是“咒罵”、“侮辱”和“有害的攻击”等等。

然而，众所周知，尼·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与之进行“亲切会谈”并一心要“不惜任何代價”与之团结一致的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如斯巴克、居伊·摩勒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奴僕和代理人，这些人过去或者现在甚至还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头面人物。因此，同这些叛徒的团结一致根本不是工人运动的统一，而只是企图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统一，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同所謂“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团结合作。

过去，当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嘴臉还没有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时，他們声称自己反对这些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无法同他們取得一致，等等，甚至还說了某些反对他們的話。尼·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上說，工人阶级的统一問題，是“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走狗，如社会民主党的反共头子居伊·摩勒和斯巴克之流是不相容的。我們可以一一举出这些反共头子的名字。談到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問題上，我們对他們无所指望”。现在也是这个尼·赫魯曉夫，却“同他們进行亲切的会谈”，并且恰恰是請求居伊·摩勒、斯巴克、威尔逊等他过去所說的反共头子同他合作，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要么是居伊·摩勒、斯巴克之流不再是反共分子，要么是尼·赫魯曉夫本人已經不再是共产党人，并且同这些反共头子、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狗勾結在一起了，二者必居其一。到目前为止，沒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前一种說法，而所有的事实都证明第二种說法是对的。

不管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欺騙群众提出怎样的籠絡人心的口

号，事实上他們不仅主張同社会民主党——包括他們的叛徒头目在內——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团結一致”，而且走得更远，还主張“在不管什么样的基础上”同他們团結合作。例如苏共《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〇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說：“如果他們真正致力于爭取实现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有利的不管什么样的改良，即使是无足輕重的，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同改良主义者、甚至同那些老牌改良主义者一致行动始終是可能的。”法共领导，根据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中央全会关于同社会党和其他政党合作問題的決議，宣称：“至于我們，我們准备在任何基础上进行合作。”^①

所以，修正主义者在以“团結一致”的口号进行投机，牺牲原則，抹掉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踐踏和牺牲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一种虛假的团結一致，是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团結一致，其目的是为了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影响，取消革命精神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这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背叛。

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結論：要实现建立在工人运动的坚实基础上的真正的团結一致，就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而且也要同現代修正主义者进行頑强的斗争，反对他們使工人运动完全从属于社会民主党及其右翼叛徒头目的有毒的和反革命的影响的危險图謀。

取消共产党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目标

种种事实证明，現代修正主义者在工人运动的“統一”問題上的叫喊，只不过是虛張声势，是偷天換日的欺騙伎倆。他們的真正

^① 見《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第95頁。

目的在于使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党，“不惜任何代价”和“在任何基础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并且最终取消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完全融合。

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不会看不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些意图和目的，于是他们就据此制定了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态度和策略。像美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对修正主义者奉行两手策略：

一方面，他们吹捧修正主义者的修正主义方针，作为同盟军保证支持和鼓励修正主义者在背叛的道路上走下去，鼓动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切始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了迎合修正主义者和诱骗群众，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头目，特别是在最近，开始说同修正主义者一样的话，声称拥护和平、和平共处和裁军，他们甚至改变了对苏联和对他们自己国内的共产党人的态度，等等。当然，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立场有了真正的改变，而是由于上述原因，改变了他们对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恰恰是这种“改变”，修正主义者极尽欺骗之能事，把它说成是社会民主党“向左开门”，来为他们自己向右转辩解，为他们自己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合作的路线辩解。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对修正主义者在接近和联合方面的奴颜婢膝的要求和恳求，则采取“严厉”和“傲慢”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压力，并要求他们做越来越大的新的让步。社会民主党要求些什么呢？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要求修正主义者不仅在本质上、而且还要在形式上最终地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

在政治方面，他们重新坚决要求“民主保证”、允许多党存

在——当然是資產階級政黨——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这些党之間分配权力、修改选举制度，从而使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列入候选人名单中去等。总之，他們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由化”并改变成为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

在經濟方面，他們坚决要求放棄农村的合作制度、經濟組織和領導的“旧形式”，以便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間的接近和“广泛和多方面的合作”的道路上前进等。

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們要求为了“維護和平”向帝国主义做出更大的新的让步，放棄对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甚至以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恢复欧洲和平的前提。

这样一些要求是由斯巴克、居伊·摩勒之流和其他社会党的头目提出来的。这类要求与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通过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肯尼迪、約翰遜等向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要求相比，簡直是一模一样。

社会民主党的头目确信，修正主义者将在作出新的让步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是修正主义者奉行叛变路綫的必然結果。种种事实日益清楚地证明，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事实上，修正主义者在使他們所領導的共产党深深地走上了社会民主党的墮落蜕化道路以后，現在正企图再迈出一步，那就是同社会民主党完全融合。

带头作这种嘗試的就是修正主义的“三駕馬車”，即尼·赫魯曉夫集团、铁托集团和以帕·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修正主义領導。意大利共产党領導机构的例子最清楚地說明是怎样在叛变道路上走下去的。帕·陶里亚蒂以及其他修正主义领导人把彻头彻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路綫强加給意大利共产党，这条路綫明目張胆地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学說和原理；用所謂“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超阶

級的”国家以及在資產階級宪法範圍內实行“結構改革”的借口来代替階級斗争、无產階級革命和无產階級專政。不仅如此，帕·陶里亚蒂以及意共其他修正主义领导人在这条反馬克思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长期以来借口根据他們党面临的各項重大政治問題，借口根据“国家經濟、社会和政治結構中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根据在各先进資本主义国家中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問題”等等，大肆鼓吹他們的党必須改变“性质、作用和組織結構”。

朝着什么方向来进行这些改变？其目的何在？发表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团结报》上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組織會議的文件》对此作了清楚的說明。这个文件指出：“主要是必須寻求和建立一种使拥护一項政策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一切力量之間有新的接触和联系的体系”，以求“从組織上消除存在于工人階級各个組織之間的分隔，奠定一个单一組織的基础”。这个文件还指出：“根据反对国内壟断資本的发展和爭取將其納入社会主义演变道路的斗争，也应该研究同天主教政治民主运动的关系和談判問題，因为它是另一支巨大的力量，要在意大利建設一个新社会，它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些观点，是帕·陶里亚蒂早就表达过的机会主义观点的繼續和进一步具体化。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會議上，陶里亚蒂就說：“事实上，我們可以看出，在共产党不仅沒有参加政权，而且有时不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的那些国家里，也有一种向往社会主义的趋势，一个走向实行社会主义类型的經濟改革和改造的或多或少明显的方向。……今天出現的这种情况，在不久以前才摆脱了殖民主义的世界各地区特別具有意义。但是，在非常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也可能发生如下的情况：工人階級的大多数拥护一个非共产主义的

政党；同时，这些国家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一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也可能表达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甚至在有强大的共产党存在的国家里，也可能存在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其他一些政党。甚至一些自己认为不是社会主义的团体和运动，也可能有朝着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争取实现根本的经济变革的趋势。”

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关于党的组织会议的文件中的新东西是：从所谓的理论出发，人们现在力图把它付诸实施，来创建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单一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取消作为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先锋队的共产党。

过去我们也指出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观点毫不新奇，同铁托叛徒集团在南共联盟纲领中载明的观点一模一样，这些观点已经作为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恰恰指出：“认为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垄断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们才能体现出来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这个纲领还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把共产党在政权中的绝对垄断宣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运用和永恒的原则，也是站不住脚的教条。”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同铁托集团领导机构不仅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而且他们的整个路线也都是是一致的。这种修正主义的一致，明显地表现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铁托—陶里亚蒂联合公报中，也表现在陶里亚蒂在访问南斯拉夫后为《再生》周刊写的社论中。

在陶里亚蒂访问南斯拉夫时，他和铁托毫不讳言，他们讨论了

如何配合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特别是在欧洲推行“新的积极方针”并使之获胜，以及消除障碍而使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方针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再一次显示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自封的“特殊角色”。（他们提出过“多中心主义”的理论，不言而喻，在这方面，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无疑是起吸引作用的主要领导中心之一。）

为了达到使“新方针”获胜、也就是使各国共产党蜕化变质的目的，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必须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这两个西欧最大的党搞垮和完全扼杀，使之走上堕落蜕化的道路。陶里亚蒂为把意共引上这条道路，是不遗余力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由尼·赫鲁晓夫集团、铁托集团及意大利修正主义领导机构组成的“特洛伊木马三驾马车”，对法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法国共产党彻底放弃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在这方面，以居伊·摩勒为首的右翼社会党头目以及法共内部的如雷蒙·居约之流的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也同时不断对法共施加压力。

法国共产党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党，过去，在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的斗争中曾经作出过贡献，曾经批判过右翼社会党人列昂·布鲁姆、居伊·摩勒及铁托叛徒集团。现在大家注意到，由于听从“指挥棒”、由于受到修正主义分子的压力，这种批判被遏制了。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要把法共拖到屈从于人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蜕化变质的不光彩道路上去，拖到法共过去曾经反对过的道路上去。

我们不妨看看法共领导机构最近的一个文件，即将于五月间举行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提到，为了同社会党

团结合作，法共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努力，来消除合作道路上的“障碍”，并且说：“它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唯一的党的存在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一主张，斯大林所捍卫的这一主张，是根据发生十月革命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过分的概括。以后的经验证明，代表城乡劳动阶层的各党派的目标，正在引向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益深入的统一。”

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对社会民主党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原则性让步。由于采取了这一极为严重的步骤，法国修正主义者已经使法共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使党消亡和同居伊·摩勒的社会党完全融合的道路。这就再一次清楚地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把共产党引向哪里去。资产阶级的大报《世界报》对这番话表示欢迎，这并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写道：“（法国）共产党坚决摒弃了关于‘单一党’的理论。”不管他们如何竭力为这种作法辩解，不管他们如何对斯大林进行诬蔑，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要想掩饰自己的叛徒面目、要想掩盖他们为使法国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而推行的阴谋，是绝对办不到的。

约·斯大林，像所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从来没有否认过为了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同其他政党合作的可能性。他从来没有把决定在苏联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党的特殊的历史情况绝对化。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恰恰是在斯大林时代，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共产党第一次成功地同其他政党进行合作。但是，很明显，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文件中，在法国共产党的文件中，问题不是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同其他政党合作，而是这些文件以这种合作为名，抹煞了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区别，在事实上否认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要性。

而约·斯大林正是正确地保卫了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思想，这不仅是斯大林的思想，而且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个基本教导，其根源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宣言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

以前，法共领导机构曾经激烈地批评意共领导机构，恰恰是由于意共领导机构把共产党同其他所谓“工人”政党相提并论，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许多政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必要性。在当时同帕·陶里亚蒂及其同伙的这种观点进行论战时，法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上刊载的现任法共政治局委员罗·加罗迪所写的一篇题为《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文章指出，否认共产党同其他那些被别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了的、因此不能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现在和将来的真正利益的所谓“工人”政党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意味着把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相提并论，意味着否认“只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明确地规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规定了使工人阶级得以完成其使命的策略和战略”，和意味着“接受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并把后者同革命的道路等同起来”。《共产主义手册》

当时还強調指出，这意味着滑到了爱·卡德尔和南斯拉夫其他領導人的立場上去，这些南斯拉夫領導人宣称斯堪的納維亞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形式之一，从而抹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識形态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識形态之間的根本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意識形态鼓吹和解、階級合作、和平的一体化，总之是放棄社会主义的目标。拋棄关于共产党的領導作用是爭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的学說，把共产党同其他什么“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相提并論，就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那就是切断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識形态的一切联系，意味着放棄共产党的原則和綱領，并且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在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綱領的基础上一鼻孔出气、同流合污。而这正是修正主义者所干的事。

从前，法共不同意以帕·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共領導机构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背叛路綫。但是現在，法共同意共修正主义領導人还有什么分歧嗎？如果有，那么为什么它保持緘默呢？为什么法共貿然胆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而对意大利修正主义者保持緘默呢？如果没有分歧，那么它为什么不表示自己同意他們的意見并且承认以前錯了昵？或許是在“指揮棒”的命令下才这样的吧？

对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路綫和行徑裝聾作哑、視而不見，采取这样的立場不仅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是危险的。这种立場不仅严重地損害了意大利共产党——它应该得到帮助，以便認識到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把它引向什么地方去了——而且也損害了法国共产党本身，損害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威胁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災禍感到严重的不安。在一个叛徒集团力图把像苏共、意共或法共那样的共产党投进深淵的

时候，他們不能、也不應該一声不响，而是應該大喝一声，来帮助真正的共产党人，帮助这些党的党员认清危險，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懂得他們目前的修正主义領導在往哪里走。

以前，在土尔和里窩那的代表大会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曾經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創立起来，离棄了当时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社会党，割断了同叛变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一切联系，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条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綱領。現在，我們看到朝着相反的方向的一个过程。土尔和里窩那代表大会划下的界綫已被抹煞。現代修正主义者日益明显地企图同他們过去与之脱离关系的人、同叛变了的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同流合污，一再向他們作出让步，拋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

因此，受到修正主义危險的威胁的意大利的和法国的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必須投入反对这些叛徒的战斗。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尼·赫魯曉夫为首的修正主义的三駕馬車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动的进攻，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行徑极其相似。因此，馬克思主义者必須吸取历史的教訓，必須继承过去的革命傳統，来保卫党、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革命。

在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前的法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处在十字路口上：难道它就这样盲目地服从指揮棒，让修正主义領導集团牵着鼻子从此引上叛变的道路嗎？抑或粉碎指揮棒，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的和革命的道路上来呢？

法共的好几个領導人卑鄙地辱罵和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領導。我們沒有忘記这些。今天或是明天，这样的时刻将要

到来，那时，整个事物都将以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們相信，干了上述那些事的人明天会羞得臉紅。我們沒有对不起法共的地方，相反，法共对不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然而，我們真誠地呼吁法共，为了法国人民、法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回到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它的位置是在这条道路上。凡是改正錯誤的人，便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共产党人及世界上所有进步群众的支持；而叛徒們則受到人人的痛恨，受到蔑視和毫不留情的鞭打，就像現代修正主义者集团赫魯曉夫、铁托、陶里亚蒂和他們的忠实的合謀者所經受的那樣。

堵塞修正主义者进行背叛活动 的道路，保卫各国共产党

以叛徒尼·赫魯曉夫为首的現代修正主义者，通过其政治方針及其全部实际活动，已經在許多共产党内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局势。他們破坏了各党内部和整个运动的团结，他們正在以急速的步伐走向使各国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力图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机会主义和叛变的道路。这使我們想起了过去那个时期，那时第二国际的各国党，由于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叛变，离开了革命的道路，放棄了馬克思主义，終于滑进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泥坑，墮落蜕化成为“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

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叛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中特別明显地暴露出来，当这些党公开滾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上去的时候，遭到了而且也不可能不遭到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坚决抗击。在許多年中，尽管这些革命的共产党人处于少数的地位，但

是，他們代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根本利益，為揭露第二國際的叛變了的領導人和揭露這個國際的各國黨內的机会主義和改良主義，為保衛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建立工人階級的新的革命政黨，進行了有原則的艱巨鬥爭。弗·伊·列寧當時寫道，“如果不同机会主義堅決斷絕關係，不向群眾說明机会主義必然要破產，就不可能完成當前的社會主義使命，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各國工人的國際主義的團結。”約·斯大林在談到列寧的這一鬥爭時寫道，“每個布爾什維克，如果他真的是布爾什維克，都知道還在戰前很久，大約從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當時俄國形成了布爾什維克派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剛剛出現了左派的時候，列寧就一方面對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机会主義者，另一方面對第二國際（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机会主義者實行了決裂、分裂的路綫。”^①

列寧及其他革命的共產黨人為從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徹底击潰第二國際的机会主義和叛變而進行的堅決的原則性鬥爭，導致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世界革命運動的新的和偉大的勝利，這一鬥爭的結果是：俄國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許多新型的和革命的政黨的建立，第二國際的破產和為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所代替。

今天，徹底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原則和革命無產階級以及廣大勞動群眾的切身利益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叛變行為，也遭到了、並且不能不遭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所有革命的共產黨人的堅決抵抗和原則性的鬥爭。這是一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關係到世界革命運動和解放的命運的鬥爭，是一場保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 78 頁。

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蜕化，保卫革命的共产党、反对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保卫各国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反对分裂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

正如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經驗教导我們的那樣，唯一的办法是团结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回击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对修正主义叛徒展开坚决的毫不調和的斗争。如果遵循一种中間的、动摇不定的路綫，如果只想维护一种虛假的純屬形式的团结，就无法对付来自外部和內部的修正主义的打击和压力。唉声叹气挽救不了一个党，也决不能借口维护某人的“威信”而牺牲党，因为此时有人无耻地在利用这种“威信”来埋葬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

尼·赫魯曉夫集团把許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推上了絕路。它唆使他們否定苏共以及他們自己党的革命的历史，它对斯大林的造謠誹謗使得有着杰出經歷的老一輩革命领导人处境为难。他們当中好些人受了赫魯曉夫的和平与共处路綫的欺騙，現在已經一清二楚，这条路綫是反列宁主义的路綫，是同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敌人帝国主义者靠攏和联合的路綫。他們当中有些人的悲剧恰恰在于，他們現在已經明白了很多事情，他們看出尼·赫魯曉夫集团的路綫，是千錯万錯的修正主义路綫，但是，尽管如此，他們缺乏悬崖勒馬的馬克思主义的气魄。他們不是以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对待这个問題。他們力图把党维系在对党致命的修正主义道路上。他們或多或少地設法为这条路綫作沒有說服力的辯解，尽管他們对这条路綫有怀疑、并不完全同意、甚至有时在小範圍之內窃窃私議同尼·赫魯曉夫的分歧。但是他們原地踏步、裹

足不前，他們沒有勇氣在自己的黨內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途徑提出這些問題。他們同意在自己的黨內討論尼·赫魯曉夫送交他們的文件，但是他們不敢在黨內也討論另外一些黨的文件和材料。在他們的內心里在進行劇烈的鬥爭。但是尼·赫魯曉夫集團也在做工作，它在許多黨的領導機構里扶植了自己的人，這些人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施加壓力和進行訛詐，迫使這些黨聽從指揮棒。一些共產黨的領導人由於緊緊跟在尼·赫魯曉夫屁股後面，由於他們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已使自己陷入絕境。同威脅世界和平的西德軍國主義和波恩—巴黎帝國主義軸心作鬥爭，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以此為借口而放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那就完全是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正如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所指出的，美帝國主義是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是國際憲兵，是最大的國際剝削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同“個人專權”及其後果進行鬥爭，這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盲目追隨尼·赫魯曉夫的親美政策而不利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日益加深的矛盾，那是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理解為什麼採取這種立場。肯定是“樂隊指揮”下的命令。但是如果明天這個“指揮”為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冒險主義的目的而表示贊成“個人專權”，那麼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是不是“指揮”再準備另一班樂師來為新的冒險開辟道路呢？

修正主義者的營壘正經歷着巨大的困難。他們的船有了裂縫，水已進去，正在沉沒。尼·赫魯曉夫集團在千方百計避免正在威脅他們的最壞的處境。為了免遭進一步的揭露，這個集團叫囂停止論戰，而這場論戰是由他們自己開始的，當時他們認為論戰是完全正確、必要和列寧主義的。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對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者來說，停止論戰就意味着附和叛徒，

使他們得以腐蝕和破壞馬克思列寧主義。尼·赫魯曉夫為了騙人而發誓要團結。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和堅定的共產黨人是不会受那些冒險家、騙子和分裂主義者所欺騙的。革命的共產黨人忠实地遵循偉大列寧的教導。列寧說：“統一，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統一。”^① 已經顯而易見，尼·赫魯曉夫及其集團在當前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和歪曲者的代表。另一方面，尼·赫魯曉夫集團通過種種方式在繼續進行分裂和敵對活動，如舉行區域性會議或者雙邊會談，發出新的命令和規定新的任務，企圖陷害其他黨及其領導人，把他們更深地推上修正主義和背叛的道路。現在是每個人都要深思熟慮一番，不要聽從“指揮棒”，起來反擊這些叛徒，以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陣營和蘇聯，保衛工人階級的偉大革命事業的時候了。

所有的共產黨人的職責所在，是竭盡全力同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作鬥爭。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是反帝鬥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現代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和同盟軍，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表現，是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特洛伊木馬”。今天，偉大列寧的話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有現實意義；如果不是始終如一地同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就不能成功地同帝國主義作鬥爭。如果不揭露和粉碎修正主義，就不可能保衛和成功地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我們堅信，今天和過去一樣，反對以尼·赫魯曉夫集團為首的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 226 頁。

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爭，必將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和國際革命運動取得新的勝利。修正主義者不可能使革命的歷史進程倒退。我們已經看到，不論是在各個國家里，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者已經日益聲名狼藉、受到揭露，節節失敗，而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革命的共產黨人的隊伍日益壯大和加強，他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日益聲勢浩大。修正主義的徹底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必勝。